

譯摘 聯合報

著原 辛尼善索

島羣格拉古

籠囚■徒囚的東澤毛…附



著原 辛尼善索

島羣格拉古

籠囚■徒囚的東澤毛…附

古拉格羣島

附：毛澤東的囚徒 囚籠

出版者 聯

合

印

發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發行人 王

楊

吾

印刷者 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大理街四十二巷二號

定價 新台幣貳拾伍元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報字〇七五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初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目錄

古拉格羣島.....索普尼辛(蘇俄)原著 一

毛澤東的囚徒.....包若望(Bao Ruo Wang)原著 空

囚籠.....哈伯特(Mary Ann Harbert)原著 三七

古拉格羣島

1918—1956

索善尼辛（蘇俄）原著

這是一部暴露共產極權統治的寫實巨著，作者索善尼辛曾獲諾貝爾文學獎，是熱愛自由而苦無自由，勇於反抗共產暴政的蘇俄名作家；他的手稿是從俄國秘密運出的。

這一巨著中詳細報導了共產黨秘密警察和囚犯營的恐怖系統。他指出：如果共黨政權無根本上的改善，人民所受的迫害將永無盡期。

此書已在美國及歐洲分別出版，本報以最迅速的方法取得紐約時報摘要，譯出以饗讀者。有關作者之介紹以及其他資料，亦均譯自紐約時報。

我將此書奉獻給所有未能活着講述這則故事的人們。他們也許會原諒我，未曾看見故事的全部，亦未能完全記得。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推測之詞。

這本書已完成了多年，但我硬不起心腸來予以發表。我對那些仍然活着人們所負的義務，重於對那些已死者。現在「國家安全當局」終於扣留這本書，我除了立即加以發表之外，別無選擇。

書中的人物與事件都是真實的。人與地的名稱，是他們原有的名稱。如果有些人僅用其姓名的首一字母，那是出於個人的顧慮。如果有些人沒有姓名，那是因為記憶力未能保留他們的姓名。

但是，所有發生的事，正如書中的描述。

x

x

x

一九四九年，幾位友人和我，看見了科學院刊物「自然」上刊出的一則新聞——用細小的字報導說，在柯立馬河的發掘過程中，發現了一條結冰的古代溪流。在溪流中發現了史前的動物，有些達幾萬年。無論為魚類或蜥蜴屬，保存極新鮮的狀態，在場的人們打開冰，就在現場愉快地吃起來。

我們立即了解是什麼一回事。我們能想像出在當場發生的一切：那些人匆忙地打開冰；對於魚類感到極大興趣，爭先恐後地將魚肉從史前魚的身上撕下，拋到營火上去，將冰溶化後狼吞虎嚥。

我們立刻了解，因為我們與在現場的人都是一樣的。因為我們也是地球上僅有的「囚犯營的同伴」，祇有這種人才能將史前的蜥蜴愉快地吞下去。

柯立馬是最大的、也是最有名的島，是驚人的古拉格（蘇俄勞工營制度）之鄉裏最窮兇極惡的。雖然在地理名詞上，它是東零西散的羣島，但在心理上，是一塊大陸——有囚犯居住的一處最看不見最摸不着的領域。

這個領域內星羅棋布的羣島閃閃發光，像一局棋。它有一些孤立的市鎮，還有街道。可是，許多人未曾料想到有這樣的地方存在；祇有到過這地方的人才知道全部的真相。

我不會大膽嘗試撰寫這個羣島的歷史。我從未獲得機會閱讀有關文件。事實上，別人不知道那一天會有機會去閱讀那些文件？那些不願回憶的人已有足夠的時間——還會有更多時間——去摧毀所有的文件，直到最後一份。

我在那裏度過了十一年頭。我自己全神貫注的不是可恥的事物，也不是足以詛咒的惡

夢；我幾乎曾經變得喜歡那個畸形的世界。現在，由於情況有好的轉變，我已經獲得了許多故事和信件。

這本書絕不是一個人的創作。這本書除了我能從這一羣島帶出的——在我背上皮膚上的和我心坎深處的——以外，包括了另外二百二十七人述說的故事、回憶錄及信件的資料。

但這些人姓名發表的時機尙未來到。

索洛夫斯基島囚犯維特柯夫斯基，將是這本書的編輯。但他在那裏消磨了半生時間，最後終於癱瘓。他自己的囚犯營回憶錄真可名之爲「半生的時間」。祇有在他被剝奪言語權利的情况下，他才能至少閱讀幾個章節，自己去看看那些講出來的一切事實。

如果在許久的將來，自由並不來臨於我的國家，則這本書的私相傳遞與閱讀，將是冒極大危險，亦因此，我要代表既死的人們，向未來的讀者們表示敬意。

人們是如何到那個祕密的羣島去的？

親愛的讀者，那些人是你我一樣的人，是到那兒去死亡的，惟有經過逮捕方能到那兒去，並且非去不可。

宇宙有許多不同的中心，正像宇宙中有許多不同的生物。我們每人都是個創造的中心

，等到有一天有人裂着牙告訴你：「你被捕了。」於是你的宇宙粉碎了。

夜半尖銳的門鈴和粗魯的敲門，那是來捕人了，傲慢的安全工作人員，踏着滿是泥土的靴子跨了進來，受驚的與沮喪的平民，是他們背後的目擊者。

於可憐的受害者被帶走之後，傳統性的捕人並不到此為止，安全人員將牆上的東西打開、撕裂、拋出去，將櫃子與桌子裏的東西堆在地板上，每件東西要抖開、拋出、和撕裂。

火車頭司機伊諾辛被捕時，房間裏有一口棺材，裏面是他的剛死去的男孩。「執法官員」將小孩屍體從棺材中取出，加以搜查。他們把病人從床上拖起來搜查；他們將綑帶解開，看是否藏有東西。

一九三七年，他們撲滅卡柴柯夫博士的研究所時，「委員會」還是打破了他所發明的藥品「利沙特」的瓶子，雖然病癒的和正在接受治療的病人哀求保存這種神奇的藥品。（據官方的說法，「利沙特」是毒藥，果真如此，為何不留作物證。）

他們扣留了重要西藏問題專家伏斯利柯夫珍貴的古代藏文文稿，他的學生經過三十年的奮鬥，方從KGB（特務警察）手裏取回文稿！於東方學家涅夫斯基被捕時，他們扣留了他的通古斯族文稿。二十五年之後，這位已死的受害者得到列甯獎的追贈，以表揚他的對通古

斯族文學的考據。他們從克拉格爾取走了東葉尼塞族的檔案，不准他替這個部落發明字母和發展字彙，因此這個少數民族沒有文字。

無中生有

如果請一位知識份子來描述所有這一切，那麼他一定會化費很長時間，但是對於特務人員的這種搜尋，民間却有一語道破的話：「他們在找尋從未有過的東西。」

對於留在後面的家人，那是破碎的、受糟踢的來日方長的日子。想送一個食物包進去，但是從窗口發出的吼聲是：「這兒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人！」「我們從未聽說此人！」在最惡劣的日子裏，在列甯格勒要走到窗口邊，要排五天的長龍，被捕的人要經過一年半載，方能通信，否則他們會告訴你：「他已被剝奪通信的權利。」這是說被永久剝奪了，「被剝奪通信權利」是「已遭槍決」的代用語，這是絕對錯不了的。

捕人有各種方式。匈牙利女子歐瑪孟德爾，於一九二六年通過共產國際的關係，弄到兩張「大戲院」的前排票。檢察官克萊加正在追求她，兩人親親熱熱地看完戲。散場後，他將她直接送進魯布揚卡監獄。

一九二七年六月一個百花開放的日子，圓臉紅髮美人安娜史克利浦尼柯娃，剛購買一段深藍色的料子準備做一套衣服，她在柯茲涅蜚基橋上和一名青年坐進一輛兩輪小馬車。馬車伕都知道這不是情人的約會——是捕人。

儘管你是美國大使館僱用的職員亞力山大杜爾根，他們在高爾基街的電報總局附近，在光天化日之下照樣逮捕你。你從未謀面朋友隔着人羣向你招呼：「嗨，老哥！好久不見啦！過來站在路邊談談吧。」就在此時，一輛波貝達牌轎車靠人行道邊停下。幾天後，各報發表的塔斯社消息中憤怒地宣布，蘇俄政府有資格人士稱，杜爾根的失蹤迄無消息。定有什麼不平常的事。

隣婦被捕

一九三七年，一名婦人來到新契卡斯基的NKVD（內政人民委員部）的接待室，詢問鄰居被捕後，留下了無乳餵的孩子，她該怎麼辦。他們對她說：「妳請坐，我們來研究一下。」她坐等了兩小時，後來他們把她拋進牢房裏。

我在下面開列的單子，是極為殘缺的，極為稀疏與貧乏的，這是因為逮捕百萬人的巨浪，

與逮捕幾個人的細流，其遭遇是相同的，並且我對於往日的洞察能力有限。

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與十日，列甯發表一篇文章，題爲「如何組織競爭」，宣布了「整肅蘇俄土地中的所有害蟲」的共同與聯合的目的。

他不僅將階級敵人包括在害蟲內，亦將彼得格勒黨部印刷廠內「裝病的工人」例如排版工人包括在內。鐵路是尤其重要的地方，許多害蟲以鐵路員工的制服爲掩護，必須把牠們「抖出來」，「撲滅」其中一部份。電報工作人員，基於相同理由，其中有積習已深的害蟲。

回想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這段時期，我們所遭遇的困難是：對於未進入牢房便已整死的所有囚犯，是否應當給予一個分類的罪名？那麼被「窮人委員會」從村蘇維埃的羽翼下拖出來，或在院子後面就地幹掉的人們，應當將他們列爲那一類？

處決的分類

除了著名的叛亂（如雅洛斯拉夫、莫魯姆、里賓斯克、亞查瑪斯）之遭鎮壓，知其內情之外，其他某些事件我們僅知其名稱。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的柯比諾之處決，便不知怎麼一回事，他是誰，該列爲那一類。

決定成千成萬的「人質」該屬於那一類，亦非易事，這些人個人並無任何罪名，他們是和平的居民，名單上並無他們的姓名，但是被帶去毀掉，祇是爲了恐怖而恐怖。

但是我們注意到，到一九一八年春，已開始了長久的、歷數年的捕捉「社會主義叛徒」的浪潮。社會革命黨，孟雪維克，無政府主義者，及人民社會主義者等黨派，數十年來僅假裝爲革命者，僅以社會主義爲面具，因此他們必須服勞役。

我們從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作家高爾基的抗議中，獲知個人的被捕者。列甯勸告高爾基說：「不要爲了腐化的知識份子，而浪費你的精力於喋喋不休。」

坦波夫省村子中多數人的被捕，發生於一九二一年六月。全省各處設立了集中營，將參加叛亂的農人的家屬全部關進去，空地上圍以鐵絲網，每個嫌疑的叛徒的家人都圍在裏面達三週之久。如果在三週內，爲一家之主的男子出來自首，以頸項上人頭爲代價，可換取家人的自由，否則流放他的家人。

於一九二二年春，Cheka（對反革命及囤積進行鬥爭特別委員會）更改名稱爲GPU（國家政治安全部），決定干預教會事務。因此大主教狄克洪被捕了，並在繼之而來的迫害中，進行了兩次響亮的審判：一在莫斯科，審判大主教的傳教者；另一在彼得格勒，審判主教

維尼亞敏。

丹娘柯德克維茨寫了兩句詩：

「你能自由祈禱，

但是祇能讓上帝聽見。」

爲了這兩句詩，她被判十年徒刑。

在貴族與軍官的妻女中，不乏氣質高貴與面貌俏麗者。但是有些甘願做特務機關的告密者。這兒提一位最後的公主維亞善斯卡雅，她是革命後傑出的告密者，在索洛夫斯基島上，她的兒子也是告密者。尼柯拉葉夫娜顯然是氣質特佳的婦人，她的丈夫是一名軍官，當着她的面被槍決了，她自己亦被流放到索洛夫斯基島，但是她終於以哀求而獲釋，在魯布揚卡開設一個沙籠，她的上司喜歡到她的沙籠去坐坐。但是在一九三七年，她連同顧主再度被捕。

安排的大審判

繼所謂的「工業黨」審判之後，是「勞動農民黨」的大審判，這是一九三一年所安排的。GPU的審訊單位的工作，做得無懈可擊。所有的被告均充分供認他們參加「勞動農民黨

「的犯罪計劃，GPU所承認的「黨員」人數，不下二十萬人。突然間，史太林在一個愉快的晚上，變更了初衷，告訴所有「招供」的人，他們可以推翻他們的口供。（於一九四一年又冒出了勞動人民黨，遭苦刑的科學家瓦維洛夫被指控為該黨的祕密領袖。）

然後，慢慢地，但是必然地，輪到執政黨的人物到牢裏消磨時光了。

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，發生了「工人反對派」——即是托派——的問題，株連的人最初是百計，不久變成千計。

一九二九年底，著名的「黃金潮」開始了。

在黃金潮中被捕的是那些人？都是十五年前私人一度做過小生意，和拿乾薪的人。因此，依照GPU的推理，這些人可能存有黃金。這個浪潮亂到極點，男女關在同一室中，一起如廁。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辦法：祇給犯人苦鹹的食物，不給飲水。凡是「咳嗽」吐出金子者給予飲水。一枚金幣換一杯清水！但是輕易讓步便是犯了錯誤，因為他們決不會相信你一次「吐」得出這多金子。但是等待太久亦是錯誤，因為結果可能一命嗚呼。

種族的災禍

所以這些浪潮翻滾起伏。但是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間，在這些浪潮中，還有數不盡的「離鄉的富農」的波濤在旋轉激盪。這個無限大的潮水，流進囚犯轉運站，流進囚犯交通工具，最後流進古拉格之鄉。在俄國歷史上，是空前的，它迫使整個的人民遷徙——一次種族的災禍。

這個潮流開始時，便將整個窩——家庭——連根拔起；他們善於防範，連十四歲——後來減為十歲，再減為六歲——的孩子都逃不出這個潮流。總之，在現代史上，這類試驗是首次。後來希特勒跟着學樣，來對付猶太人，史太林再來，以對付對他不忠或他疑為不忠的民族。

然後，從列甯格勒開始，發生了基洛夫風潮。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，列甯格勒連整肅者，估計佔市民的四分之一——被逐出列甯格勒。如果有人有正確的統計數字，並願意發表的話，請他推翻這個估計。

在史太林的末年，猶太人風潮已開始見端倪，從一九五〇年起，一些猶太人被軍上「世界主義者」的帽子，被逐漸抓起來。而因此，「醫生陰謀」的說法形成了。看樣子史太林有意安排一次對猶太人的大屠殺。